

中国民俗冒险文化小说

一部带您认识真实存在的水怪，追溯水怪源头、种族、习性的禁忌冒险小说

憋宝人²

神农天宫

中国许多地方都藏着宝贝，像**南海西沙群岛**，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，那水底下白花花的一层，不是鱼，全是瓷器！**鄱阳湖老龙王庙**，沉了上千艘大船，还有**重庆磁器口**，**浙江舟山群岛**、**天津渤海湾**，这些古航道里藏着多少沉船，相当于在水下铺了条黄金路。

我叫董小白，是传说中的“憋宝人”，在神农架新乡猫儿观村寻宝时，我们遭遇了恐怖的长潭水怪……水怪背后的大雪山深处，隐藏着一座由神农怪物守护着的神秘“天宫”……

李达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憋宝人²

神农天宫

李达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憋宝人. 2, 神农天宫 / 李达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6.6

ISBN 978-7-5057-3732-7

I. ①憋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13935号

书名	憋宝人2: 神农天宫
作者	李达 著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	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17.75印张 232千字
版次	2016年6月第1版
印次	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732-7
定价	36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第一章 徐雅丽被人抓走了 / 001

那辆由精钢铸造的坦克背后，被什么东西咬得坑坑洼洼的，看起来非常惊悚。最要命的是，在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牙印中，竟有人雕出了一行小字：“覬觐我阴城者，必杀之！”

第二章 湖北有水怪，其名为蛟 / 023

大蛇长到一定程度，浑身会结满巨大的鳞片，叫作蛟，古代也叫夔龙。夔龙再修炼几百年，脑袋上的骨质会逐渐凸起，变成一只独角，它就成了螭龙，也叫虬龙。等它再长出来第二只角，那就是真正的龙了。

第三章 铁甲人 / 047

他浑身包着铁甲，像古代的武士。古代的武士身上的盔甲，其实更多的是牛皮，不然盔甲会非常沉，根本走不动。而我们看到的那个人，浑身上下都包在厚重的铁质盔甲中，脚印深深陷入地里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机器人。

第四章 金子寒 / 077

金子寒往下看看，巨大的深渊仿佛被烈火煅烧过，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火红色，黑漆漆的铁链在巨大的空间中纵横交错，密密麻麻地横在那里，无数个绿莹莹的亮点漂浮在深渊中，悠悠浮动，让人胆战心寒，仿佛地狱深处一般。

第五章 神农天宫 / 109

神农架这边，什么都和别处不一样，那公鸡有羊那么大，小孩儿能像骑马一样骑在它身上！平时一尺长的洋鱼条子，能长到五六十斤一条，金灿灿的娃娃鱼，有人那么大，还有大腿粗的人参，鸡毛掸子大的草药，连催生子（飞鼠）都能长到几十斤！

第六章 镜像人 / 149

镜像人有点儿像现代的克隆技术，他能克隆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人，却克隆不出人的思想、能力，还有武功。镜像人虽然看着和那帮江湖人一样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就能看出来，他们太柔弱了，没那股子狠劲，所以很快就被清除了。

第七章 昆仑虚境 / 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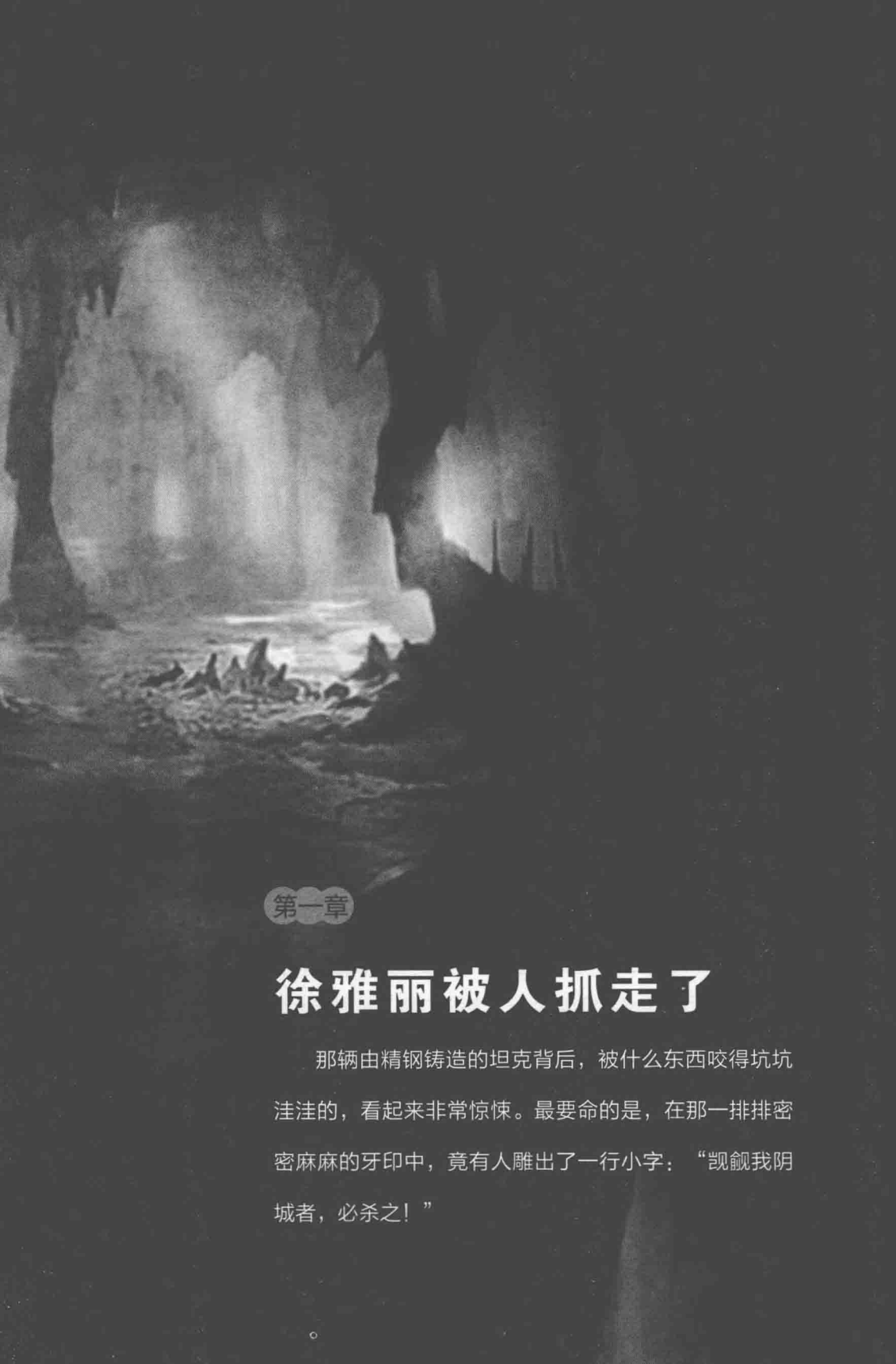
昆仑山又称昆仑虚，这是中国的神山，被称为万祖之山，也被称为中华的龙脉之祖，传说这里住着神仙——西王母。西王母在昆仑山居住的地方，就叫作昆仑虚境。根据一些史料来看，昆仑虚境很可能是真实存在的。

第八章 地下洞窟 / 213

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围绕在我们头上，盘旋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小型的龙卷风。随着龙卷风越来越大，远处的骨堆也挨个亮起，像是长城上被点燃了烽火，从黑暗中看去，到处都是一座座晶莹剔透的绿莹莹的骨头堆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。

第九章 天宫密钥 / 245

天官建造的位置非常奇特，那里全是大雪山，雪山下全是巨大的透明冰块，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。这些镜子反射的全是远处的东西，层层叠叠，像是无数的海市蜃楼，根本分不清楚真假。只有找到密钥，才能看到真正的天宫。



第一章

徐雅丽被人抓走了

那辆由精钢铸造的坦克背后，被什么东西咬得坑坑洼洼的，看起来非常惊悚。最要命的是，在那一排排密密麻麻的牙印中，竟有人雕出了一行小字：“觊觎我阴城者，必杀之！”

从乌苏里江出来后，大家或多或少都受了点儿伤，我们背着生死未卜的老毕，相互扶持着，狼狈不堪地走出了禁地，终于见到了等待许久的狗群，以及我们预留的食物。生起了篝火，大家喝了热水，吃了点儿东西，冻僵的手脚渐渐缓和起来，身上每一道伤口都火辣辣地疼，才觉得自己终于又活了过来。

我们来的时候只有四个人，走的时候却变成了六个，爬犁不够用，就让莫托带着老毕、徐雅丽先回去，我和候子、胖师傅在原地休整等他们。说是休整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。这几天紧绷的神经实在太累，猛然一放松下来，精力根本不够用，整天昏沉沉的，什么都不想干，就是想睡觉。就这样，大家轮流放哨，睡醒了吃，吃饱了再睡，足足睡了一天一夜，总算把精神给养足了。

第二天晚上，谁也睡不着了，大家一个个精神得像是通了电，索性披着军大衣，在火堆旁聊天。

我把候子和胖叔简单介绍了一下，两人都分外客气。候子表示，他跟我已经义结金兰，虽然不是亲的，却胜似亲的，所以既然胖叔是我师父，也就是他的师父，当时便跪倒就拜，吓了我们一大跳。胖叔见他如此讲礼数，乐得满脸肥肉直颤，赶紧在兜里掏见面礼，结果掏了半天，才发现所有东西都丢在了山洞里，尴尬得要命，再三保证，下次一定给候子双份的

见面礼！

候子丝毫不以为意，又听胖叔说他是金门中人，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表示自己虽然也是江湖儿女，但是属于草台班子，上不得台面，以后还得多多请教胖叔。

礼数叙完，大家闲着没事，当然就聊起了乌苏里江这个怪物。胖叔十年前就来过这里，自然对这里最了解，不过他像是有些忌讳，吞吞吐吐的，不愿意多说，但是架不住我和候子两个，一左一右，给他连吹带捧，他也终于说了一些。

他说，自己知道乌苏里江水怪，还是因为他的师父。就像老毕说的那样，他师父是一个怪人，天文地理、阴阳风水、寻宝探墓、寻金憋宝，无所不懂，无所不通。这样一个神一般的人物，平时也非常潇洒，好吃又好玩。平时不置办什么行头，也不在意什么钱财，没钱花了，随时就地取宝，什么去溪水里捞一小块狗头金，从病牛身体里取出来一块大牛黄，甚至就地掘开古墓，弄几件古董，反正钱来得快，花败得也快，他们师徒就这样一路游山玩水，山河美景，时令美食，吃喝玩乐，四时不缺。

他师父虽然潇洒，但是也有死穴，那就是：寻找水怪。

胖叔说，他师父这人很潇洒，对名利真是毫不在意，有钱就住豪宅别墅、总统套房，没钱在哪个破桥洞、柴草垛也能对付一宿，活得怡然自得，活得超脱。像这种人，都活成了神仙，按说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东西，他却就对水怪有种偏执的追求。不管他在什么地方，只要听到哪里有水怪的消息，都要千里迢迢赶过去，四处请教，到处寻访，千方百计要查到关于水怪的资料。

候子眼睛亮了，问：“胖叔，这个……师公他找水怪，是不是为了寻宝贝？”“找宝贝？”胖叔有些不明白，“找什么宝贝？”候子有些不好意思，嘿嘿一笑，把他那套水怪守宝的理论说了一通，倒是得到了胖叔的认可。胖叔说：“还别说，你这个说法，还真的是这样。我师父也说过，

‘物大必有宝’，古来那么多动物，能成精的有几个？还不都是得到了什么机缘！就像戏文里说的那样，白素贞也是一条小白蛇，要不是吃了法海的仙丹灵药，也成不了人形嘛！”

候子嘿嘿直乐，高兴得直挠头，说：“那咱们师公……他找怪物是不是也是为了寻宝呢？”胖叔摇摇头，神色有些严肃，说：“他并不是为了寻宝。”我问：“那是为了啥？”胖叔皱紧了眉头：“这就是我这次来乌苏里江的原因了。一直以来，师父都热衷于在全国各地寻找水怪。但是他寻找水怪，一不是为了钱，二不是为了名，那他是为了什么呢？”候子也问：“那是为了啥？”胖叔摇摇头：“那我就知道了。不过我觉得，那件事情对他一定很重要，可以让他放下一切去寻找。”说完，他眯着眼，看着天空，点了一根烟，使劲吸了几口。

漆黑漆黑的天空，漫天繁星，星星有碗口大，明亮又忧伤。篝火熊熊，炊烟袅袅，周围很安静，偶尔能听到几声鸟叫。周围冷得厉害，我裹紧了大衣，朝火堆里丢了几颗土豆，土豆在火堆里噼里啪啦烧着，散发着好闻的香味。

我用棍子把土豆扒拉了出来，给大家一人一个，又弄出了一瓶白酒，给大家就着喝。土豆很烫，但是香味四溢，就着辛辣的白酒，喝得浑身暖烘烘的。我把大衣的领口解开，大口大口呼吸着冷冽的空气，看着荒芜的原野，月光下白亮亮的大江，有些感慨，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候子也喝得满脸通红，啰啰唆唆地跟我再三表示，寻水怪憨宝这条路子绝对是对的，我们兄弟联手，睥睨天下，谁与争锋，所向无敌！

胖叔没喝酒，也没吃东西，他闷头抽了几口烟，有些忧伤了，使劲咳嗽了一下，低声说：“我从小就跟着师父，还有小毕，不管路有多远、多苦，大家都一起走，也没觉得有啥苦的……后来，师父走了，小毕也不相信我……我就一个人，四海为家。其实钱也有了，就是在一个地方待不住，待长了就会心慌，老觉得缺了点儿什么，后来就沿着师父的老路，开

始寻找水怪了……”

候子满口喷着酒气，问：“胖叔，那你发现啥水怪的线索没？”胖叔点点头：“发现了。”候子眼睛亮了：“那，那到底有没有宝贝？！”胖叔说：“这我倒没注意。”我听他话音不对，问他：“胖叔，那你在怪物那里发现了什么？”他的眼神有些迷惘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些……我也不好说。”候子喝多了，摇头晃脑地说：“佛云：‘不可说，不可说，说即是错！一切皆虚妄，无相也虚妄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！贫僧有礼了！’”

我踢了踢他，让他闭嘴。他早就喝多了，直接趴在篝火旁，睡着了，还直打呼噜。我骂了他一句，找了件大衣，给他盖上了。

这时，胖叔抓起酒瓶子，咕咚咕咚灌下去了几口，喝得满脸通红，又回忆了一下，才说：“你们这次去山洞，也看见有一些不大对劲的地方了吧？”我点点头：“那些……铁链子……铁门，还有那些像人又像蛇的怪物，感觉都挺奇怪的。”胖叔点点头：“我以前去过一些水怪巢穴，有的地方是用大树干垒成的，有些是在大山缝里的，还有的是在河底挖出了一个大的，不过这些地方，好多都有咱们这次见到的铁链子、铁门，这个你怎么看？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会不会是古人修建的？”胖叔说：“古人修建的是肯定的，问题是，古人为什么要修建这些东西？你也看见了，那些铁门、铁链子，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成的。而且，我老觉得，那些铁门、铁链子，像是比那些山洞，比那些怪物巢穴还要老。”我吃惊了：“那些铁链子要是比山洞还要老，那古人弄它们做什么？”

胖叔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我当年跟师父第一次进到山洞，师父跟我说，我也不相信。后来啊，我自己到了山洞后，专门用锯子锯下来了一小截铁链子，去做了化验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普通的铁链子，而是有好多金属成分，有铜，有铁，还有金银。”

我吃惊了：“那是什么铁？”胖叔说：“那是陨铁。”我更加吃惊了：“那些铁链子全都是用陨铁做的？”胖叔点点头：“所以你知道了吧？你是大学生，应该知道，古人最开始用的金属，就是陨铁。我后来专门请教过专家。专家说，陨铁是从陨石里提炼出来的。陨石的主要成分是铁，不过不光是铁，它成分很古怪，什么稀奇古怪的成分都有。”秦朝之前，皇帝佩带的宝剑，都是用陨铁做成的，所以几千年了都不会朽烂。但是陨铁这东西，非常稀罕，做成一把宝剑还行，哪有直接做成十几米高的铁门，做成密密麻麻的铁链子的？”

我忍不住说：“这得多少陨铁才够啊？！”胖叔目光炯炯，盯住了我：“这些倒不是关键。关键就在于，古人耗费那么大的人力，修建了这些铁门、铁链子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我被他看得浑身发毛，不知不觉地问：“是为了什么？”胖叔却反问了我一个问题：“你知道我师父是怎么死的吗？”我说：“听毕叔说，他是在进入乌苏里江这个山洞后，受了伤，后来在探寻徐州古战场时，去世的……”

胖叔有些感慨：“师父一直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。他的宿命就是找到一件东西。那个东西，会决定他的命运。不过，他有一个仇人，那个人也一直寻找那件东西，就看谁先找到了。没想到，最终师父还是没有早过他。”

我问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胖叔摇摇头：“那就知道了，师父对这件事情很忌讳，不准我们问。不过这件东西应该和水怪有关，不然他也不会天南海北去寻找水怪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又试探着问：“我听毕叔说，师……师公走的时候，比较神秘……”胖叔点点头，也有些自豪，说：

“师父这样顶天立地的人，他的对头又怎么会弱？不过师父也就是在山洞里受了伤，不然也不会败在那个人的手里。”

我接着问：“毕叔说，师公走的时候安慰过他，说他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还说要去见一些老朋友了。毕叔也有些搞不懂，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

思，是说师公当年参加过淮海战役？也负了伤？”胖叔摇摇头：“应该不是那么简单。徐州那地方，自古都是兵家必争之地，古战场可不止淮海战役这一场，那可多了。再说那里也不只是古战场，还出古墓，就算是现在，还有好多人在那里寻找没开挖的古墓呢！”

我点点头，看来胖叔他师父确实很神秘，留下的话也是大有玄机，不是我所能揣摩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犹豫地问：“胖叔，毕叔说当年在山洞里，发生了好多事情……他还有些怀疑你……”胖叔抓起酒瓶，咕咚咕咚喝了几口，仰起头，眼神有些迷茫，说：“当年的事情，其实我也搞不懂……”我不明白了：“你也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吗？”胖叔点点头：

“其实当年我们进入那个铁门后，很快就走散了。我在洞口找了很久，什么都没有遇到，最后莫名其妙地就出来了，就像这次一样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解释？”胖叔惨笑了，说：“我当然解释了，可是他们不信。”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胖叔说：“因为，我当时在山洞里看到的東西，和他们看到的根本不一样。”

我瞬间明白了，那个山洞里的东西，好多其实并不存在，而是乌苏里江那头巨兽幻化出来的。大家进入山洞后，实际上有些被它催眠了，所以看到的東西当然都不一样。这些事情，他们当年并不知道，所以以为胖叔在说谎，就这样误会了几十年。

胖叔无奈地说：“小白，你现在知道，为啥我拼着一死，也得去山洞里看看吧！我是不甘心啊！老毕也一样，他也不甘心！好多时候，自己眼睛里看到的東西，不一定就是真的啊！”我也有些感慨，抓起酒瓶喝了几口，辛辣的白酒入肚，整个肚子像火烧一般。看着胖叔很伤感，我安慰他：“胖叔，你也别难过了。都是误会，现在误会解除了，你也可以和老毕重归于好了。”胖叔欣慰地点点头：“总算没有白折腾！”接着他又皱紧了眉头，“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！”

我问：“什么问题？”他说：“师父当年在山洞里留下了一条胳膊，那到底是谁干的。”我说：“会不会是水怪？”胖叔摇摇头：“我问过老毕，他说伤口是他亲自包扎的，那并不是怪物咬伤的，而是被人用利刃生生砍下来的！”我大吃一惊：“难道说——”胖叔使劲点点头：“当年山洞里，的确还有一个人，就是那个人打伤了师父。”

我问：“那个，师公当年手上有没有功夫？”胖叔骄傲地说：“你师公从小练八卦拳，会些拳脚功夫，那可不是一般的花拳绣腿。”我点点头：“看来当年山洞里的人，很不简单。”胖叔有些遗憾地搓着手：“我原本以为，那个人这次也会来这里，想会一会他，没想到还是没来。”说到这里，他转头看了看打着呼噜的候子，眉头皱紧了，谨慎地问：“这个人？”

我赶紧说了一下候子的由来，但是没有说他要拉我入伙的事情。胖叔点点头：“他倒是个有想法的人！对，那河南梆子就是他唱的吧，那唱腔不错，我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！”我哈哈大笑：“好，让他再给咱们整两段！”说完，我拎着酒瓶子过去，捏着他的鼻子，给他弄醒了。

他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叫道：“啊，白爱卿何事？！”我笑道：“小事！就是想请猴爱卿给我们整两段河南梆子！”候子揉揉眼，才清醒过来，叫道：“这河南梆子，民间小调，我怎么可能会唱！我又不是戏子！简直有辱斯文！”我叫道：“咦，说他胖，他还喘上啦！当时在山洞里，不就是你唱的嘛！”候子大怒：“孙子才会唱呢！老子读圣贤书，当然要听古乐，要唱也唱东风破，琵琶行！”我说：“放屁！当时在祭坛上，你敢说你没唱过？！”

候子挠了挠头：“这个嘛……好像是稍微唱了那么一小段吧！不过我哪懂这个，我就是听了几次，觉得歌词还不错，挺霸气的，也就跟着哼哼几句！”我还没怎么在意，胖叔却眼睛一亮，问他：“你这个歌词是听来的？！是从哪里听来的？！”候子见胖叔那么认真，有些紧张，也不敢再



戏谑，老老实实地说，自己是在乌苏里江勘察水道时，夜晚在江边听到的，听到过好多次数，耳朵都听出了茧子，所以后来自己也哼哼了几句。

我大怒：“你不是说开江那晚，是你在江里唱的吗？！”候子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是你说的好吧！我……我只是没有否认而已……”我直接无语了。这个死候子！而胖叔则死死盯着他：“候子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在山洞时，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？”候子努力思索着，猛然拍了一下大腿，说：“有！还真有！就在小白突然消失那时候，我就听见江水里传来了这个声音！”

胖叔猛然站了起来，眼睛里几乎喷出了火焰，狠狠地说：“那个人，果然来啦！”我和候子还没反应过来，胖叔已经抄起那把猎枪，朝着山洞跑了过去。

愣了半晌，候子叫道：“快追啊！”我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追过去，却发现远处是黑黝黝的荒野，远处白亮亮的大江，哪里还有半点人影？两人沮丧地走回来，坐在火堆旁，才觉得周围阴森可怖，巨大树影晃动着，像是潜伏在黑暗中的巨兽。

我们两个哪还敢睡，硬撑着在那儿聊天，等着胖叔，胖叔始终没有回来。我和候子又困又冷，每个人身上盖着一条大衣，还冷得直打哆嗦，好不容易熬到东方发白，才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

一口气睡到半下午，胖叔没来，倒是莫托和他父亲莫日根，带着几条狗、两辆雪橇来接我们来了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我们和莫托先回去，留下莫日根在这里等着胖叔。

在路上，莫托断断续续告诉我，老毕虽然看起来挺严重，其实都是皮外伤，主要是脑袋撞了一下，有点儿脑震荡，在家睡了两天就没事了。徐雅丽也没事，她现在还住在小镇旅馆，等我回去。

躺在雪橇上，看着周围白茫茫的雪地，远处那条奔腾的大河，突然有些感慨，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回到水利站，本来想让候子跟我住，但是他坚持去老毕那里，说不能破坏我和徐雅丽的二人空间。想到徐雅丽，我心里也有一股暖流，没想到，刚推开门，就发现门缝里被塞进了一封信。

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仔细看看信封，果然是徐雅丽留下的，我的心迅速跳动起来，各种不好的念头都涌上了心头。在山洞时，徐雅丽觉得我们出去无望，告诉过我，她这次来乌苏里江并不是偶然行为，而是受一个神秘人指使，而且那个神秘人告诉她，只要找到我，就能找到她父母。

这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，我连徐雅丽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找到她父母！可是在当时那种境地，大家都被怪物制造的幻境折磨得有些神经错乱了，所以也没当一回事，只是尽力安慰她。

可是现在想想，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徐雅丽的父母，明显受到了一个神秘组织的资助，按照老毕的看法，这个组织好像还很不简单，这直接导致了她的失踪。而徐雅丽的父母，应该也知道自己要“被失踪”，也提前做好了准备，像给徐雅丽的信件等，也许就是提前写好的。

但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还有人希望徐雅丽了解她父母的情况，经常给她邮寄一些她父母的照片、日记等，让她和父母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个就很奇怪了。

这个人，应该不会是她父亲或母亲。

她父母恐怕处在那个神秘组织的严密监控下，应该没有余力做这些事。那又是谁呢？那个人又是敌是友呢？还有，他又为何要告诉徐雅丽，找到我，就能找到她父母了呢？

这一路上，我除了睡觉也没有什么事情干，就也在反复想着这些事情，却越想越想不明白。我也知道，徐雅丽的身后，可能隐藏着许多秘密，这些秘密背后涉及的力量和组织，根本不是我所能触及的。但是，回忆起徐雅丽无助的样子，坚强的表情，我就暗暗捏紧了拳头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尽全力保护她！

匆匆打开那封信，内容很短，字迹娟细，是徐雅丽留下的，她说自己临时接到一个电话，得到了一些关于她父母的消息，要马上回北京，并在信里留下了她在北京的住址等。

我飞快地看完了信，心中有种淡淡的失落，还有一丝淡淡的难受。徐雅丽……她，终究还是走了。

呆坐了一会儿，莫托推门进来：“小白哥，没去找雅丽姐？”我没理他，仔细把信收了起来，问他：“候子睡了？”莫托点点头：“睡了！饭都没吃！”又问我，“小白哥，你要是不睡了，我就去给你叫雅丽姐！临走前她反复叮嘱我，你一回来，就马上叫她！”我一下叫住他：“回来！”莫托：“啊？”我低声说：“雅丽……她走了……”“走了？！”莫托大吃一惊，“这不可能啊！”

我苦笑着，把那封信递给他看。他匆匆看完信，肯定地说：“小白哥，你别难过……雅丽姐肯定是有急事！你看，是她父母有信了，她肯定要第一时间赶回去的！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小莫托呀，这理由也就只能骗骗你！你也不想想，有谁知道她在这地方？再说了，就算是知道她在这里，又怎么通知她？写信还是发电报？”

莫托想想也对，张嘴想安慰我，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憋得脸通红。我挥挥手，让他滚回家去：“你这几天别来上班啦！老子这次也累了，得好好休息休息！睡觉！睡觉！”

这一次，我真的病了。也不知道是什么病，反正就是浑身无力，软绵绵，不能下地，走不了几步就觉得气喘吁吁的，头晕眼花，像是随时会晕倒。莫托请了几次诊所的大夫过来，大夫都瞧不出来什么病，只好随便给我开了点儿阿莫西林，让我多喝热水，多休息。

偶尔身体好一些，我也出去走走，从这里走到旅馆，再走回来。回想起当时我和徐雅丽两个人默默地走过这条路，此刻我更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，简直要死的心都有了。